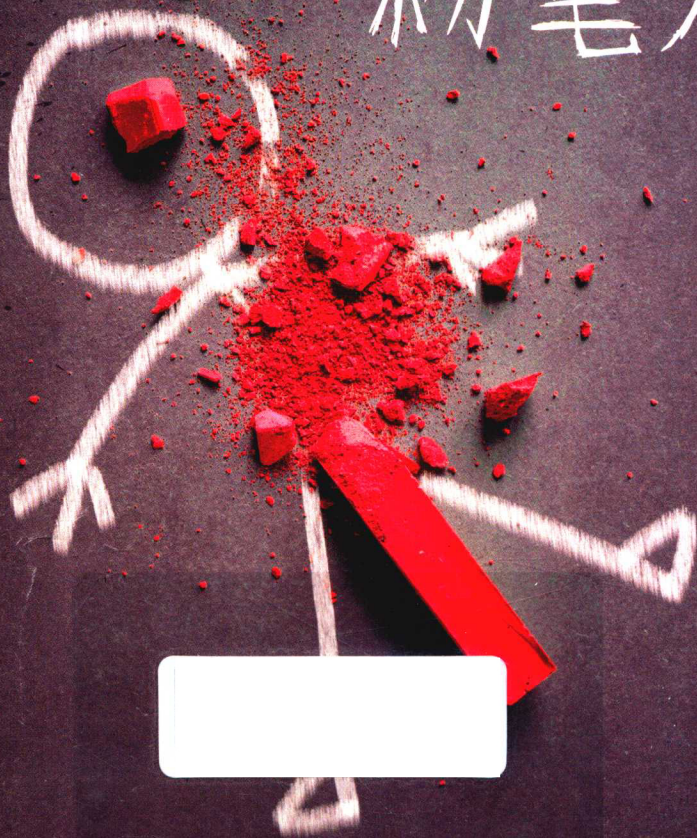


每个人都有秘密，每个人都有罪。

THE CHALK MAN

粉笔人



[英] C.J.图德——著 吴奕俊 赵玉琪——译

C.J.TUDOR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THE CHALK MAN

粉笔人

C. J. TUDOR

[英] C. J. 图德 著
吴奕俊 赵玉琪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8-3331

C.J.Tudor

The Chalk Man

Copyright © 2018 by C.J.Tudor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Madeleine Milburn Ltd.,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

Shanghai 99 Readers' Culture Co., Ltd., 2018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粉笔人/(英) C.J.图德著; 吴奕俊, 赵玉琪译.

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8

ISBN 978-7-02-014368-9

I. ①粉… II. ①C… ②吴… ③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27333 号

责任编辑 卜艳冰 张玉贞

封面设计 钱 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30 千字
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75

版 次 201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368-9

定 价 4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献给贝蒂，献给她们二人。

楔子

女孩的头颅躺在一小堆橘褐色的树叶上。

她那双杏仁眼凝望着枫树、山毛榉和橡树的树冠，却看不见金色阳光穿过枝叶照射在林间地面上的光影斑驳。那双眼睛不再像四处乱窜的甲壳虫那般炯炯有神。除了黑暗，那双眼睛中再无他物。

不远处，一只惨白的手从盖着它的小落叶堆中伸了出来，好像在求救，又好像在寻求安慰，想确认身体的其他部分还在。但它什么都没有找到。她身体的其他器官并不在这只手的可触范围内，它们被藏在林中的其他隐蔽处。

近旁，一个小树枝折断了，折断声大得如同寂静中绽放的爆竹声。一群鸟被惊起，从树丛中飞了起来。有人来了。

他在目光空洞的女孩身边蹲下来，温柔地抚摸她的头发，轻抚她冰冷的脸颊，他双手颤抖着，有所期待。随后，他捧起那头颅，拂走粘在其脖子周围的落叶——那脖子被砍得参差不齐——之后小心翼翼地将它放进包里，与包中的粉笔头为伴。

犹豫片刻，他又将手伸进书包，帮她合上了双眼，然后拉上书包拉链。随后，他站起身，带走了她的头颅。

几个小时之后，警察和法官到达现场。他们编号、拍照、检查，最后他们把女孩的身体带去太平间，在那里停放数周，似乎在等找到她的全尸。

但他们始终没能找到。警方进行了大范围搜查，询问和张贴告示，所有的警官和镇上居民都竭尽所能，尽管如此，还是没能找到她的头。所以，那被抛尸林中的女孩始终没能得个全尸。

目 录

楔 子 /3

2016 /1

1986 /2

2016 /14

1986 /21

2016 /34

1986 /39

2016 /50

1986 /58

2016 /72

1986 /78

2016 /92

1986 /101

2016 /113

1986 /122

2016 /132

1986 /142

2016 /153

1986 /157

2016 /162

1986 /175

2016 /186

1986 /199

2016 /206

2016 /222

1986—1990 /234

2016 /243

2016 /253

2016 /261

两周后 /270

致 谢 /274

2016

故事的开始。

问题是，我们从没对这一切的开端有过定论。是从胖子盖文收到一盒粉笔生日礼物时开始的吗？是从我们开始画粉笔人的时候开始的吗？或者，是当粉笔人自己出现的时候才正式开始的？是那次严重的意外事件吗？或者是在他们发现首具尸体之后？

任何一个开始。任何一个，我想，都可以称为开始。但是，说真心话，我认为，一切都是从那天的游园会开始的。对那天我记忆犹新。不用多说，这是因为我在那天遇到了华尔兹女孩，但也因为，从那天起，一切都变得不正常了。

如果把我们的世界比作水晶球，而那天，不知何方神圣恰好出现，他拿起水晶球猛烈摇晃，之后又把它放回原地。尽管水晶球里泛起的泡沫和小雪花都已回落，但它们和之前已经不同。不完全相同。可能透过玻璃看，它们和之前还是一样，但是，对玻璃罩子里面来说，一切都变了。

正是在那天，我第一次遇见哈洛伦先生。所以，谈到开始，我觉得那天是个很好的开始。

1986

“埃迪，今天会有暴风雨。”

我的父亲很喜欢用深沉、权威的口吻来预报天气，像电视里的气象员那样。他总是把握十足，但一般情况下他都说不对。

我望了一眼窗外，天空湛蓝透亮，看的时候还得微微眯眼。

“外面看起来不会有暴风雨，爸爸。”我含着一口芝士三明治说。

“那是因为今天不会有暴风雨，”妈妈说，她不声不响地走进厨房，像个忍者似的，“广播说接下来一周都是热烘烘的大晴天……埃迪，把嘴里的食物咽了再说话。”

“嗯……”当老爸不同意妈妈的观点但又不敢反驳时，总会“嗯”一声。

家里没人敢反对老妈的观点。妈妈曾经——其实现在仍然——有些吓人。她很高，留着一头黑色短发，棕褐色的双眼可以充满快乐，但她生气时瞳孔也可以变得黑漆漆的（有些像电影《无敌浩克》的主人公，最好不要惹她生气）。

妈妈是一位医生，但不是那种给人们包扎伤口或打打针什么的普通医生。爸爸曾告诉我，她会“帮助那些陷入麻烦的女人”。他没说是什么样的麻烦，但我想，如果需要找医生的话，那肯定是非常严重的麻烦事。

爸爸也工作，但是在家工作。他是个给杂志和报纸供稿的作家。但他又不是一直有工作。有时他会发牢骚，抱怨没人想给他工作，或者苦笑着说：“埃迪啊，这个月的读者群不适合我。”

作为一个小孩，我感觉爸爸并没有一个“合适的工作”。作为一个爸爸，他的工作不应该是这样的。他应该穿西装打领带，清早出门

上班，晚上回家吃饭。我爸爸却穿着一件短袖和睡裤坐在电脑前，就在家里的一间空屋子里工作，有时甚至头也不梳。

我爸爸和别的爸爸穿着打扮也不太一样。他留着浓浓的胡子，还扎着长马尾，经常穿由长牛仔裤裁成的短裤，上面还有破洞，甚至在冬天他也这么穿。还有，他还穿那些已经褪色的旧短袖，上面总印着老乐队的名字，如齐柏林飞艇^①和“谁人”乐队。有时他还穿凉鞋。

胖子盖文曾说我爸是个“他妈的嬉皮士”。他说得可能没错。但当时，我觉得这很侮辱人，当即推了他一把，结果我被他一个抱摔，摔得鼻青脸肿，一瘸一拐地回了家。

当然，我们后来重归于好。胖子盖文有时很混蛋——就和那些胖孩子一样，他总是最吵、最烦人的那个，比那些真正的霸凌还过分——但他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，是对朋友最忠诚和包容的人。

“怪物埃迪，朋友之间要相互照应。”有一次他十分郑重地跟我说，“朋友就是一切。”

怪物埃迪是我的绰号，因为我姓亚当斯，正好和一个叫《亚当斯一家》的美剧撞名了。当然，《亚当斯一家》里的小男孩叫帕格斯利。而怪物埃迪出自电视剧《明斯特一家》^②，当时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应景，而且就像所有的绰号那样，你是甩不掉的。

怪物埃迪、胖子盖文、铁牙米基（因为他戴牙齿矫正器）、霍普（大卫·霍普金斯）和妮基，我们五个男孩是死党。妮基因为是个女生，所以没有绰号。尽管她想尽办法假装自己不是女孩。她像个男孩一样穿着打扮，像个男生一样爬树，还能像个男生一样打架。但她看起来还是个女孩，还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。

那个周六我们本来约好了要见面。我们总是在周六碰面，去彼此家里玩，或去游乐场，有时去林子里玩。但这个周六很特别，因为这

① 英国的一个摇滚乐团。——译者注，下同

② 原名为 The Munsters，“Munsters”发音类似“monster”，怪物。

天正好是一年一度的游园会。游园会在靠近小河边的公园里举办。今年，我们第一次被允许独自参加，不用家长看管。

自从镇里贴上宣传海报到现在，我们已经盼了好几周。游园会上有碰碰车、陨石降落、海盗船和三百六十度转椅，超棒！

“嗯，”我飞速咽下三明治，“我跟其他伙伴约好了两点在公园外碰面。”

“好，到时候就沿着大路走，”妈妈说，“别抄近道，也别跟陌生人说话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我从坐椅上滑下来，往门口走去。

“带上你的腰包。”

“噢，妈……”

“你肯定会玩娱乐项目，钱包可能会从口袋里掉出来。所以，带上腰包。这件事没商量。”

我张开嘴又闭上，脸颊滚烫。我超级讨厌腰包，肥胖游客才戴。而且，戴上腰包并不酷，尤其是在妮基面前。但妈妈每次这样说的时候，就真的是没商量的余地了。

“好吧。”

其实并不好，但看到厨房里的钟已经快两点钟了，我得赶紧出发。我跑上楼去，拿起那个蠢腰包，把钱放了进去——五英镑，一大笔钱，拿好赶紧返回楼下。

“待会儿见。”

“好好玩。”

我心想，我一定会尽情玩的。外面太阳特别好，我穿着自己最喜欢的短袖和匡威鞋子。我已经可以隐约听到公园里传来“咚咚咚”的音乐声，能闻到汉堡和棉花糖的香味。今天一定会很完美。

我到的时候，胖子盖文、霍普和铁牙米基已经等在大门口了。

胖子盖文冲着我喊道：“嗨，怪物埃迪，你这包真不错。”

我脸色一下变青，朝他竖了个中指。霍普和铁牙米基都被胖子盖文逗乐了。接着，霍普，他总是最好的那个人，是个和事佬，跟胖子盖文说：“至少这个腰包没你的短裤那样骚气，傻帽。”

胖子盖文咧嘴大笑，干脆提起短裤翩翩起舞，像一个芭蕾舞者那样翘起他的大粗腿。这就是胖子盖文的性格。谁也不能激怒他，因为他根本不在意。或者，至少他给别人的感觉是这样。

“不管怎么样，”我说，尽管霍普替我说了一句话，但我仍然觉得腰包很蠢，“我是不会戴着它的。”

我解开腰包的腰带，把钱包放进裤兜，然后朝四周望了望。公园外围有一圈厚厚的灌木丛。于是，我把腰包塞进了灌木丛中，这样既不会被路过的人发现，我又能较快地找到它。

霍普问我：“你确定要放这儿？”

“是啊，要是被你妈咪发现了怎么办？”铁牙米基怪声怪气地问。

尽管铁牙米基是我们小团伙的一员，也是胖子盖文最好的朋友，我却从来不怎么喜欢他。因为他嘴很损，说的话和他嘴里带的牙套一样又冰冷又丑陋。但是当时，因为知道他老哥的德行，或许他这个样子也不意外。

“我不在乎。”我撒谎了，还耸了耸肩。

“没人在乎。”胖子盖文不耐烦地说，“我们现在能不管这个破包，然后赶紧去玩吗？我想先玩旋转椅。”

铁牙米基和霍普开始往公园走——我们通常会跟着胖子盖文行动，可能是因为他的年龄和声音都最大。

“但是妮基还没来呢。”我说。

“那又怎样？”铁牙米基说，“她总是迟到，我们可以直接走，她会找到我们的。”

米基说得对，妮基总是迟到。但从另一方面来说，这并不是我们约定好的。我们应该抱团。独自逛游园会不安全，尤其是女孩子。

“我们再等她五分钟吧。”我说。

“你开玩笑呢吧！”胖子盖文大声喊道，同时使出他的绝技——其实他模仿约翰·麦肯罗的口吻说了这句话，但模仿得很烂。

胖子盖文总是会模仿别人，主要是美国人；但他模仿得太差，总是逗得我们哈哈大笑。

铁牙米基笑得没有我和霍普那样开心。他不喜欢别人持反对意见。但不论如何，这都不重要，因为我们刚笑完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就传了过来：“什么这么好笑？”

我们转身，看到妮基走上小坡，朝着我们走了过来。像往常一样，一看到她，我的胃就开始奇怪地蠕动，好像我突然变得很饿，还有些恶心。

她的红发今天披散着，乱糟糟地披在背上，长度几乎能够到她已经脱线的牛仔布短裤边缘。她穿着一件黄色无袖衫，领口的地方有蓝色小花。她脖子上戴了一个十字架项链，闪闪发光。她肩上背着一个很大而且看起来很重的粗麻布书包。

“你迟到了，”铁牙米基说，“我们正等你呢。”

说得好像是他让我们等似的。

“你书包里背的是什么？”霍普问。

“我爸爸想让我在游园会分发这些垃圾。”

她从包里拿出一张传单，递给我们。

来圣托马斯教堂吧，来此赞美上帝。这才是最棒的体验。

妮基的爸爸是我们当地教堂的牧师。我从没怎么去过教堂——我父母不喜欢参加这类活动——但我在镇上看到过他。他戴个小圆眼镜，秃头皮上也爬满了皱纹，鼻子和妮基有些相像。他总是笑着打招呼，但我觉得他有些可怕。

“那就是一堆烦人的破烂儿吧。”胖子盖文说。

“烦人”和“破烂儿”是胖子盖文的口头禅，通常后面会跟着“老兄”，不知是什么原因，他会用波兰口音说这句话。

“你不会真的去发传单吧？”我问，突然想象到我们浪费一整天，围在妮基周围看她发传单的场面。

她看了我一眼，表情有些像我妈妈。

“当然不会，”她说，“我们就拿一些，随便乱扔一下，假装是人们把它们丢了，然后把剩下的丢进垃圾桶。”

我们都笑了。没有什么能比不听大人的话更爽了。

我们随意分发了一下就把剩下的和包包一起扔了，然后直奔游园会。我们玩了旋转飞车（非常棒！）碰碰车，玩这个的时候胖子盖文撞得太猛，差点儿把我的脊柱撞断。还有太空火箭（去年感觉挺爽，但今年有些小无聊）、旋转滑梯、陨石降落和海盗船。

我们吃了热狗，胖子盖文和妮基尝试钓娃娃，但他们发现每次钓上来的并不一定是自己想要的，然后他们就嘻嘻哈哈地回来，把抓上来的劣质动物玩偶朝彼此扔着玩。

这个时候，已经临近黄昏。我们的激动心情和肾上腺素都开始消减了。我也渐渐意识到，我剩下的现金大概只能再玩两到三个项目。

我伸进裤兜儿摸钱包时，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儿，钱包丢了。

“该死！”

“怎么了？”霍普问道。

“我的钱包丢了。”

“你确定？”

“当然了，我真他妈的确定。”

以防万一，我翻看了另一个口袋，但也是空的。糟糕。

“你最后一次用它是什么时候？”妮基问道。

“在卖热狗那儿。”

那家热狗摊儿在旋转飞车和陨石降落对面，要穿过整个游园会。

“妈的。”我又骂了一句。

“走吧，”霍普说，“我们回去找找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铁牙米基说，“肯定被人捡走了。”

“我可以借给你一些钱，”胖子盖文说，“但我也没剩多少了。”

我敢肯定他没说实话。胖子盖文总是比我们的零花钱多，就像他的玩偶总是最新最好的，自行车总是最闪的一样。他爸爸在当地开了一家酒吧，叫公牛。他妈妈是一位雅芳女士。胖子盖文很大方，但我也知道他真的很想再多玩几个项目。

我还是摇了摇头。“多谢，没事的。”

没事才怪。我的眼泪就快决堤。不单是因为丢了钱，还因为丢钱这件事太蠢，今天本来是要尽情玩乐的。而且老妈知道了肯定会生气，还会说一句：“早就告诉你了。”

“你们先去玩吧，”我说，“我回去看看。我们没必要全部把时间浪费在这儿。”

他们拖着脚走了。我能看出他们如释重负。毕竟丢钱包的不是他们，扫兴的也不是他们。我开始朝着热狗摊的方向往回走。它就在华尔兹欢乐转椅的正对面，我以此作为参照物。你真不能错过经典的旋转木马。而它就在游园会的正中心。

音乐传出来了，但老旧的设备让音乐有些失真。彩灯闪烁，随着木马旋转速度越来越快，玩的人尖叫声不断。

当我离那里越来越近时，我开始低头找，脚步挪得更慢些，仔细查看着地面。但地上只有垃圾、热狗包装袋，没有钱包。当然不会有。铁牙米基说得对。肯定有人捡到了我的钱包，掏走了里面的钱。

我叹了口气，随后抬起了头。我先看到的是一位白脸男。这当然不是他的名字。我后来才知道他叫哈洛伦，是我们的新老师。

白脸男在人群中很显眼。首先，他很高，很瘦。他身穿石磨水洗的牛仔裤，跟布袋一样宽松的白衬衫，还戴了个大草帽。他看起来就和我妈妈喜欢的七十年代的歌手一样，像大卫·鲍伊。

白脸男站在热狗摊附近，边喝饮料边看华尔兹转椅。好吧，是我以为他在看华尔兹转椅。

我发现自己也在看同一方向，然后就看到了那个女孩。虽然我仍为丢钱包一事非常恼火，但我也是一个荷尔蒙刚开始发育的十二岁男孩。我晚上躲在被窝里举着手电筒看的并不全是漫画书。

她和一个金发朋友站在一起，我隐约记得她是周边镇上的人（她爸爸干的是警察之类的工作），但我的心思不在金发女孩身上。虽然很残酷，但美丽的人，真的超级美丽的人总会让身边的一切人和物都黯然失色。金发女孩很漂亮，但华尔兹女孩——我总是这么喊她，即使在我知道她的名字之后也是如此——却美得更胜一筹。她又高又瘦，头发又黑又长，腿也很长，被太阳晒得有些发黑，却很光滑。她穿着短裙，荧光绿的内衣外搭了一件宽松马甲，上面写了“放松”字样。她把头发别在一只耳朵下面，露出金色的大耳环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
起初，我看到她的时候并没怎么注意脸，关于这点我有些小羞愧。但当她转身和金发朋友聊天时，那张脸没让我失望。她美得让我心头一颤，她嘴唇丰满，长着弯弯的杏仁眼。

但这美貌随后就消失了。

上一秒钟她还站在那里，脸也还在。但转眼间，一阵撕裂耳膜的噪声传来，就好像某种大型野兽从地底钻出来了似的。后来，我发现这是华尔兹转椅上的转盘断裂的声音，这转椅已经有了年月，过度使用，过少维修。她的脸闪过一道银光，或者说她的半张脸被削了下来。剩下一个满是软骨、脸骨的血肉模糊的裂口。流了好多血。

不一会儿，我还没来得及张嘴尖叫，一个巨大的黑紫色东西摔裂过来。断裂声震耳欲聋——摇摇欲坠的华尔兹马车像下冰雹一般地砸向热狗摊，破铜烂铁一阵乱飞——人们边尖叫边跑。我弯下腰来，但被撞倒在了地上。

还有其他人倒在我身上。有人踩到我的手腕，有人的膝盖撞到我的头，还有人的靴子踢在我肋骨上。我疼得尖叫，但我还是尽力蜷起身子，滚到了一边。然后我又尖叫了一声。华尔兹女孩就躺在我旁

边。幸好，头发盖住了她的脸，但是我能认出她的短袖和荧光内衣带，尽管这两件衣服都染满了鲜血。她双腿流的血更多。有一块尖铁直接刺穿了她膝盖下面的骨头。她的小腿几乎要掉下来了，就靠肌腱连着。

我赶忙爬走——她分明死了。我什么都不能做——就在那时，她伸出双手抓住了我的胳膊。

她用血肉模糊的脸看向我。在那张血红的脸上，还有一只棕色的眼瞳盯着我，另一只眼睛挂在她被毁容的脸颊上。

“救我，”她尖叫道，“救我。”

我想跑开。一时间，我想大叫大哭，还想吐。如果这时没有另一双坚定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，没有那温柔的声音对我说：“没关系的。我知道你害怕了，但是我需要你仔细听我说，按我说的做。”我可能真的会一次性把这三件事做了。

我转身。白脸男低头看着我。直到那时我才发现，在他宽宽的帽檐下，是一张和白衬衫一样白的脸。尽管他的眼睛如雾般半透明，看起来他还是很像幽灵，或者吸血鬼。在其他情况下遇到他，我可能都会很害怕。但是现在，他是一个成年人，而我需要一个大人告诉我该怎么做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埃、埃迪。”

“好的，埃迪，你受伤了吗？”

我摇了摇头。

“那就好。但是这位年轻姑娘受伤了，所以我们需要帮助她，好吗？”

“你要做的就是……抬住她腿这里，紧紧地抓住，务必紧紧的。”

他拿起我的双手，把它们放在姑娘的腿上。因为血的缘故，她的腿又热又黏。

“可以吗？”